

宋

文

鑑

宋文鑑

文錄 卷第四十一

奏

康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論

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趙普

論

邊事

田錫

康熙三年請班師

田錫

諫

北征

張齊賢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
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
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
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
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春蠶茲繅南誠非我敵蓋以

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口聖王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而主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詭之輩蒙蔽睿聰致與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古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宗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凶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得少之中既難為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臣實變通前書有兵久至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國臣淹緩轉失機宜旬朔

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因臣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臣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衆蓋以暮景臣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臣谷旣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臣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臣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帛伐是為萬全臣又思之臣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為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為之奈何臣亦來錄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効臣彰明望推其人實之刑典庶昭聖

德以厭羣情俾茲偽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愛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昔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無人之報投荒弃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彗星

趙普

臣伏觀御批劄子云所為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違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忝列三台之首斬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疎遺寧免妖星謫見被苦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忝皇情而首慙

隱蔽之咎惟臣最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自差起狂天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月今年倍須保護伏審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恩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人之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才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謂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人口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諂諛未明真偽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委按何經典臣今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也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入而又尚書堯曰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下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

元年四月有彗星見于五車上正殿減常膳令內外
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
光芒小此非國害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
宗不從敬宗又曰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
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日
而星滅其許敬宗
廢王皇后
道因此定蓋為身
將自古之文聊證
出前王雖然彗星
布新之事專乞
陛下親行變災為福之祥乃為
陛下下勤求理道獨
主妖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
尚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
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
蕩之恩更保延長

盈虛豈是平常定 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
比諸方此陷偽並受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
鞭撻宇由震懾夷若非聖德神功終恐兆民未泰戰
爭勞役享有了期雖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闕而
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招僥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
不免堯水湯旱乃是明徵臣又竊聞陛下自觀星文
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
王傳聞于往昔殷憂啓聖實見工當今可謂何福不生
何災不滅臣今誠懇思達是旒以須面具數呈不敢形
于翰墨伏恨言詞寒澁氣力衰言既步履猶難未任拜跪
自從發動多有風誕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
茲情抱實有感傷乞于閑暇之時伏望略賜宣喚貴將
微細皆具奏聞無緣臣又負過德因此合專陳首伏以

臣謬將一鄙拙虛受恩榮既不能效主安民又不能除奸
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夢之妖方抱恥于朝廷實
難安于祿位伏况前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
盛時今一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中良臣無任負愧懷悚
戰懼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
上答皇石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
可言然尸祿曠官憂慙益切盡中補過夙夜寧忘今轍
以軍國機要朝廷大體布在一言上達四聰乞陛下
寬鉄之誅容微臣盡竭蕘之口凡所謂冒萬死而不顧
當可立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罪一直
言未出言戮一敢諫天慈寬裕辱金昭彰雖前王好諫之

心未如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唯負
陛下超擢之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
飽何以安一裘之温胡顏立侍從之班無藝帶清華之
職碌碌隨衆惶惶惜身不如馬之代勞不及犬之吠盜
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之詞不敢自隱伏乞
陛下祭而怒之又望陛下容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
古先聖人宰籠天下弛張睿略如卷人心使萬人之心
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使馬又如鑄金善馭者
使之以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有使之圓則圓使之方
則方豈可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不一心四海不一意
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而若不馳使之止而不
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夫是則危與亂雖未

萌而不得不憂不懼故古人云臣
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
先帝以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
遺孽效不能平洎陛下舉
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
望賞阻四海之內亦俟需恩豈
恩未行策動之禮經今二載所
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
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
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
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
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
以幽州不取戎賊未平一旦又
安思危又曰理不忘
原土疆不過千里自
蜀易如破竹唯河東
之功名光大世宗
王駕廻旋諸軍之心皆
謂陛下未重賞捷之
謂諭時今北方之戎不
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
不難然自古制御番戎
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
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
不侵叛臣伏慮陛下
擾邊萬乘復思再駕

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筭然臣請
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
因此示策動之信人心解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
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
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
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取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
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
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
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
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
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
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
貢彼國自有灾厲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

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
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驛
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
三年矣意者中國始有聖人合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
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
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
方來內附今 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何用
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
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 陛下功
業交州既得不足光 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
可圖鈍兵挫銳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
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之 陛下惜輕費之用望
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

不恰遺補闕掌儀奉詔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
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 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
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
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
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詔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
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
諫既不敢違上言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
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
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 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
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自又中書舍人是
陛下近臣司 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
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 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 陛
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

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 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
言其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
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而無
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
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 陛下思復
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
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
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
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
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
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
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 陛下聞所未聞知所
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

右則盛時無遺 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
誤出政事無錯 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
海內萬里四方 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
營馬監無不高 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 陛下又新西
苑復廣御池池 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爲
陛下宴遊之所 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自是前
代所管公署低 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
本廳諸郎官無 解字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加
禮部無貢院試 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
廟非太平職司 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 陛下
俟西苑畢功御 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
之大體三也臣 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
鐵枷不覺自駭 不念其人 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

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鑊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省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皆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論邊事

田錫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可不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

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茲應靜而動則失時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飭將帥審固封還之如此不出地可積十年之聲勢頗動人心方歸是皆失我農時人不得務慎始戎族未出而取之則克乘省而功倍自古

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茲應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儲前歲依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若徽統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既退萬乘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斂勞頓斃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未煩強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其衰而立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貪利善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

將當變前軌以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而是秋遂安誠願考古吏增賦乘怨為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貝之有無治其人之寃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緩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忘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勳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危

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究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惑故曰子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慮思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豪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

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 陛下精其
思慮決其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為國大計不
得不然

諫北征

張

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
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
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
納米專輿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
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為我有者蓋有不足也
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山嵐憲忻代不有軍寨入寇則田收
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
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 此嚴恩信已行民心
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 則戎狄之智力可

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
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
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
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
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
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
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蚕
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
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
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
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
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
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

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事委長史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 陛下之心戴 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王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

宋文鑑卷第四十一

宋文鑑卷第四十二

奏疏

請除非法之刑

應詔言事

論宰執不許接客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論靈州事宜

論瀘淵事宜

諫幸汾陰

又諫幸汾陰

請除非法之刑

錢 易

王 禹偁

謝 泌

李 宗諤

楊 億

寇 準

孫 奭

孫 奭

錢 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

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辟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其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弃三代之法恣一時之

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為秦民者皆寃之或殘害父母之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內刑者劓椽黥刑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今受是刑後代尚以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者斬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必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思小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督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鬻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

置之闡闡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
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為變數歲前蜀
部兩迴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
除之則永為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鑿截斷割此
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
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鑿截斷割然後就刑
然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仇者臣淳化中
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人
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下無
一黔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二代之來躋民
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元而無恥矣臣
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誠則懼雖未至一叩怨已深伏惟
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如母愛赤子如嬰

孺憊偽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
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
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
之五藏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
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罪四百令歸
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
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混以前鋸解靡所
不至廣民冤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賤以尚刑太祖
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
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以關况剖心剖
脛獨夫受行之已為萬古所笑今以此刑臣取之
陛下必亦取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此陛下非
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

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 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應詔言事

王

禹偁

伏觀 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 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 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帝采納擢陞給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冤貶官商山客實因此尋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內庭兼駁正亦嘗改甲宣命封還赦

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

陛下 欽奉

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

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 先帝用人之心

下孤 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

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老亦求利不

已設官太多今 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

生執言有奏 陛下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

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

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

伏惟 陛下過老生之常談奮英王之獨斷則天下幸

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

言政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

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滅割
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長傳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
愚以為陛下即位之始當順人心宜救疆吏致書虜
臣使達大戎請尋舊好不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
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
祭祀 先皇帝雖有批荅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
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
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
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
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為人也或曰富
國彊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
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
開寶已來國家之事巨所目觀當時東未得江浙淳泉

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
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
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
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
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然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
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
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
有也臣愚以為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
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為空言臣所以
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不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
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讓溥是也司
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某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
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

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
刺史陳廷山通判閩漳副
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
司理問其租稅咸于曩日
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
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
已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
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
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
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
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
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
于家學推于衆然後薦用
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
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為盡
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
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
矢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
流於下者也其二曰艱難選
聖選為官擇人士君子行脩
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

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公華不常遠去此道者
也隋唐已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自唐初
終太祖之世利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
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世以外諸侯不得奏
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
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親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
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
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
人爾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沈取
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益章章伏望以舉場還
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
比來五品已下為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
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為

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
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真同長
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風漸多闡昔之吏臣
愚以爲宜以吏部選有司依格勅注擬其四曰沙汰僧
尼使疲民無耗夫占者唯有四民治民者上也故受養
于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兵不可闕也而兵不在
其數蓋用井定之法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
秦已來以疆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
外又生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
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
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
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
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

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
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
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
壽有百餘歲當年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
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
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
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
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既不
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
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
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
又多佛若有靈虛不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陛下深鑒
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

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塞謬之士知進而不疑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冊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虐管大哉堯之為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垵傳憲宗賞命垵銓品庶官垵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

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垵為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塞謬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而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韞者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遺差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黷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真使衆寡

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
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
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
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
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
神聖智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
大臣受遺輔政豈容郎吏輒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
常思報効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
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
以輒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 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
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封附遞以聞惟 陛下寬其
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

必

伏覩聞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客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
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一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
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
幾至繁 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
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
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
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 陛
下鞭撻宇宙揔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
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
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
室中樹額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
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植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
它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

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它徑乎此非 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味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

宗諤

臣按通典叙職官以三師二公門下中書兩省為先而會要亦以兩省為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尚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奉宣今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即令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圖門下省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此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失儀左右巡使

奏文武班內有官失儀請 門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即奏云供奉班內有官失儀請 門外勘當以此言之惟兩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 門外勘當此不相統攝四也又御史臺止奏南衙文武一日官班簿門下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膀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 門下謝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官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敘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墓次並在朝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讌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憲司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工部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估次京尹又常朝叙班御史

中丞羣官先入次東宮保傅四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
朝退僕射先出兩省官次甫入宮侍傳次御史丞羣官夫
以後入先出為重不相統攝也伏以中書門下兩省
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叙班不與外司為
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則與中丞分路
而行常參則師傳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
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御史
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
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為據伏况臺憲
之職所宜糾察奸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
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
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

論靈州事宜

揚億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敵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辨士朱買臣等發十
策以難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侯為漢賢相深明經
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
詞辨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論但開陳
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而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
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非便有
自來矣且地在要業之外國警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
衛青攘却匈奴取其河燕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
運昌地後魏置州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
鄙懸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
相望營邊境謐寧我即取道路不遠饋餉無虞猶足
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屏蔽自胡虜作梗邊邑屢

驚難虜爲其勝從完營因不招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而逃而無復凡有贏糧之役必與狙擊之謀每至靈武將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地皆無聞心經時良途多有乘色自曹光實白守祭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秣獲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賈復於積石之孤壤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岌岌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賊遷橫行沙漠倣擾疆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番部雖有警急無俟望而得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入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確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撤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也臣以爲計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三十鐘而致一石歐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分守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即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爲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阿今靈武之存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爲蠹逾於蟻壤

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夫之略徇悠悠之
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
元帝能採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
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爲郡固已置吏而
拊循及其稱兵構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
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即憂萬民民之饑
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際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
哉臣以爲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爲言即
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議者又以西
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
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駭此又迂闊之甚且戍人爲利
所誘故互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日種類必
來寇於環慶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

不暇豈及於他議者又以其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
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強况戎人但以攻剽爲能罔知耕
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聚粟百城提封萬井西漢
屯田之所蘊畔猶存儻軍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
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
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爲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况又
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國
用爲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堅子亦知其可棄也若
或精選軍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
廩倉自焚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
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
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旣
振賊勢自分即虛州東遷之民虞激擊之患雖有剽劫

易爲技梧且國家所借者士民所急者財用立可以騁
果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實填於蘆山之壑今若
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思保其室家供
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
有敵不摧何戎不克 陛下又憤茲黠虜思欲翦除臣
以爲不可躡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
睢盱邊塞之外僞強沙漠之中賜制諸羌肅聚不逞無
耕桑之業無蠶織之工爲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
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驅逼非有厚
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餉絕其覬
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他曠斯在先是芻易粟麥用資
餼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携離皆困
賊遷之術也臣竊見 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

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關外之事一
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費用能士卒効命羌夷畏威
朝廷無肝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
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
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
犒設令開幕府辟召髦俊爲之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
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遷侵
邊郡軍成擾內屬蕃部並脅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
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之羌俘獲之餘盡分
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蓋迫兇渠僕撓之以勁兵示之
以大信懷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懸爵秩
以寵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賊遷之腹心稍稍奔
潰親離衆叛事去運車亮燦獨行誰與爲伍但塞外一

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讎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
臣以為北虜方黠其材猶豐臙臙之羣如臂使指未可
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
耳如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
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日成擒朝廷
可以高枕無事矣

論澶淵事宜

寇 準

臣伏奉聖旨擊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
處者一臣伏觀邊事夫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
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
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
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兼使賊盜團
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

啓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
泊令周榮柱牙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
城覓便掩殺兼令問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
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
照管南北道路多差又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
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
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地
里不遙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備倉食居固不可
與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
未起已前不過三五萬又萬一大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
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今桑
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
門路與定州兵馬合谷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洛州以東

方可聖駕順動假甚... 乘之天聲合敷路之兵勢更令王
超等在定州近城... 不照應魏能張疑揚延即田敏等
慶兵馬令作會合... 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索拽抽移
得定州河東兵馬... 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萬一定州
兵馬被大戎於鎮... 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洛之北游騎
侵掠天雄軍東北... 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
路精兵差在彼將... 等會合及分魏能張疑揚延即田
敏等兵馬漸那向... 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大戎必有後
顧之患亦未敢輕... 議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
戎殘害生靈或是... 登臨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
就近易為制置會... 兵馬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
素無奇略即承清... 問入露露副誠伏觀 皇帝陛下睿智
淵深聖猷宏遠固... 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

彼大戎頗乏糧... 惟腥膻之衆必... 懷首尾之憂豈敢不
顧大軍但圖深入... 然亦慮其凶行... 須至過有防虞煩瀆
天聰伏增戰懼

諫幸汾陰

孫奭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 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
改卜 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 殆非先王卜征五年
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
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
泰山今 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
者園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
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
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
者多不祀汾陰今 陛下已建北郊乃言之而遠祀汾

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
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
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
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祠汾
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
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
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
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者也育養
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為異今之震雷在冬為異尤甚
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返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
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之作沴饑饉居多乃欲
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邊
春秋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
惟陛下終賜裁擇

宋文鑑卷第四十三

奏疏

論天書

孫

奭

諫作五清昭應宮

王

曾

論官制

孫

何

請詢訪晁李

劉

隨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分

劉

隨

洪州請斷祇巫

夏

竦

荅手詔條陳十事

范

仲淹

論天書

孫

奭

臣竊見朱能者女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
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

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女可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也元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山百王鉅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生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亡女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復四海沸騰豈天下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亘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主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

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御示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關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其忠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觀國家誕受殊祥荐膺祕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厄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壁揮鐻運

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槩日之前聞
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
之意不爲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爲不壯矣然則臣
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爲今之興
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僦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
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
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爲 陛下陳之且今來
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梗楠竊聞天下出
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
免煩擾乎民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
者方畀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
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
芻蕘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雖極豐

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
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鑿關之下萬衆畢臻
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
或鼠竄郊鄙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
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
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
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
鬱蒸傲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痒雷電迅風拔
木飄瓦温沴之氣比屋罹灾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
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
民之誠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剽劫之功廣
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
之事五也伏望 聖道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

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羣品對越
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
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
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
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
節斂爲要俾四海之內知 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
美歟昔 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
麗臣竊惟 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爲法制以示不敢踰
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
并觀西京造 太宗之影殿東嶽直會真之宮計其工
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 尊祖禮神則盛矣其
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爲當時之公心務也臣料 陛下
必爲海內承平邊隅清宴人康俗阜平時和年豐縱或等

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
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籍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
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
復田產秋冬之間飢歎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
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爲
商鑒者 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
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爲立有之安全乎願 陛
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
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譏顯冕旒至於左右大
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踈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
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爲此也惟臣出從
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爲侍從身服簪
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

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 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
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 陛下寬其鼎
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
靈宮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動眾尤係事機
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彥之黨無所開竊議之
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論官制

孫何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
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
十四司察焉呈拱郎中負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
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為辨考績而育人材
有兵部為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為正版圖而阜財
賦有刑部為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為祀神祇而選

賢俊有工部為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
備矣有唐正觀之風最為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
多亦不聞別分利權持劫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
既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閩羅鳳召發既廣租
調不充於是蕭景揚劾如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
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如開禍階將構然板籍根本尚在
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
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木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
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
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
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
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
促曾莫是思 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

統立制在茲良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
辟贍三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堯推山
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宰盆戶部者蓋均一征稅
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
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勾專一相訟置之耳
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
中負外分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
事各以本曹郎中負外分判之則三使泊判官雖省猶
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負外摠知帳目分勾稽違或
曰事有便宜行之已久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通
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稽刻之慮退有詳
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故事
非艱在 陛下行之與否

請詢訪晁李

劉 隨

臣伏觀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
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勳舊事出非
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懷韜
略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不邀功以生事無縱
敵而失謀雖古之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
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亭鄣樞近大臣成筭之外若召
而賜對詢以方略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
子少保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歷仕 三朝垂
五十載徊翔兩制踰二十年 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
禮議論詳正無不察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
臺閣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辨所得居多近者引年致
政斯為達禮五常百行蓋無缺焉文苑指為宗師朝野

推為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
宮聖慈特同允從近例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
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
史耆儒詳練必有可觀每遇萬機餘閑溫涼得所詳延
二老賜之從容俾說往古治亂之因 國初經制之務
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
尊禮宿舊益厚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冊臣以為文武
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惟此二人允謂
時賢恐須旌別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 皇帝處分

劉 隨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僭易其俟顯誅况居有道
之朝幸在得言之地 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年才識本

疎補報無狀既臨衰暮合盡忠坦以洪惟 皇太后天資
聖明手扶宗社爰自 先朝不遺萬機倦勤 皇帝養
德東朝選賢資善 太后預聞此事參決居多洎 皇
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 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堅
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 先帝戎夷率服華夏又
安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 國家顯隆平之業於 皇
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冊垂
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 皇帝長矣 太后勤
矣而猶祁寒盛暑勞曳聖躬一日萬機煩於聖斷臣聞
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大和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
逐日專取 皇帝處分所貴注用神養素延 聖母萬壽
之期內豎問安成 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微臣願
畢

臣聞左道亂俗祿言惑眾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
 臣逆節往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
 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 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
 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
 漢藥巴已嘗剪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
 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朔畫魑魅陳列幡
 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
 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祿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
 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片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
 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殮率令疫人死
 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崇所憑人不敢留規以
 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

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
 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
 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
 圖繪歲增邪錄祿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
 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
 鬪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
 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
 峻典以革祿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
 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祿妄神像符籙神
 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
 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 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
 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大旨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
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
心爲 國家建明不得顧避燕早得象等同心憂國足
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
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遠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
然臣蒙 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文詔意丁寧臣戰
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以久皆有弊弊而不救
禍亂必生何哉綱紀浸墮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
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
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 國家革五
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
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 畿不可不更張以救

之然則欲正其 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
約前代帝王之 道求 今朝 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
條奏願 陛下 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
綱紀再振則宗 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
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
尚乃九載一遷 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
帝範我 祖宗 朝文武百官皆無廢勸之例惟政能可
旌者擢以不次 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自勵以求
績效今文資三 平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
內外不問勞逸 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
耶假如庶僚中 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
與利去害而有 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
笑之稍有差失 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

莫有爲也雖愚如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
監丞郎者歷歷比日是誰肯爲 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
民之病去政事之弊善網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
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善則
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
百事廢墮生民之苦羣盜漸起勞 陛下旰食之憂者
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
權勢子弟爲占據者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
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 祖宗根本之地網紀
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
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
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
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

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
祇守本官不得更世而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
及在審刑大理寺明州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
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
與磨勘若因陳乞而於中書省書院願在京差遣者與
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
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
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
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
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
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
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
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任滯或因公事非時

移替在道月日交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進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豐稔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借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眾所訐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專狀猥濫并老疾愚昏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違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

公家之利必興工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著人人自出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幾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其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績

成元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
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
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
不暇審官院當思充塞無關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
兩府并兩省官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
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
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
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
無關方許陳乞如三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
陳乞三司副使如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
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
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
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

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
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
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
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
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
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
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
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
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
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
等者一任廼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者
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
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

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
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
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
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 祖宗之本意
副 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
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
之書于王賢為補德勤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獻府獻
蠡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
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
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大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 國家
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
小道雖濟濟及聖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
危困之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故以經濟之業取以經

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
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
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奉舉通經有道之士
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舊官朝等定請
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言使人
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淳博知勸取為至
要內歐陽脩察裏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
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為
策論亦不能旋通經言皆身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上
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
考互取其長兩舉初由學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
去留諸科中有通經言者至終場別問經言十道如不
能命辭而對則於知由平官負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

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品。遂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
行兩舉初舉者至於及場日須入通者為合格又外郡
解發進士諸科人亦以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
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承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
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
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
較日以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
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
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
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
言命運而不言行此不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
而勿言命運者是甚異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
美事哉臣請重定以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誤墨業

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
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
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
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
人數必少却加封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為
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
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
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
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
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
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人今來選
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
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

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盡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眾者臣請特降詔自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二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相揮審官院流內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八數聞奏委中書省詳奪得

允當然後引對如比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實於賦斂各盡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 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特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入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纒罷去使入見闕嘗初價至賤之待俸祿下級士人家無不自定咸平已後民庶漸繁特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復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主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各列官之後必牛

來見通至有冒法受賄除舉度日或不取賈販與民爭
利既為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貪賂而不取發民有
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
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
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 真宗皇帝深恩遠慮
德宗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
葬以禮皆國恩也能中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志鎮豪猾
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延近日員有臣僚乞罷職田以
其有不均之弊有侵民之害臣等職田本欲養賢而
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
為任以直為直衆怒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正職田之言
乎又自古常思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
厚唐尉休誠尚二十貫今竊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

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
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
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
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
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
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
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
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國
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
政天下之化起於農故詩有七月之
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
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以
窮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棗而為
未給者給之使其
可以責其廉節督
俊之流樂於為郡
多得曾經郡縣之
深察天下幸甚六
養民此言聖人之
民之政必先務農
自體愛國體則畏刑
是聖人之德發於善
月之篇陳王業也今
糴米二百萬石其所
又負
方有

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
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
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糶於隣國故各與農利自至充
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千里如大城中有河渠
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
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
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
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
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稅之利每畝得米
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
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雨浙未
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
河築堤以減水患平時民間錢五十文糶白米一石自

皇朝一統江南不稅則取之浙石浙右不稅則取之淮
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好田浙西河塘大半
頽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是
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
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旱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
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以數年漸已涇塞復將
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
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
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運官計定工料每歲
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
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州之飢歲上無貴糶則東南歲糶
運之費大可減省其間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
簡約易從之術

知州知縣縣令等此蓋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官以守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山一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諸兵伍每歲三時耕務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二十年戎臣置一任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丘一任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因生靈虛府庫而難必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輶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陸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置焉勤或財力一屈請給不一心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

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審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後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勸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入日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而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今司隸州牧各實所郎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

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零五二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之資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依西京併省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農職官聽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

一保耆管亦減役
人替人力歸農其
願去者各放歸
充指揮諸道防團
稍成倫序則行於
在邑中役人却可
所廢公人除歸農

刑名者更於審州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負參詳起請之詞刪去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顧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彝典斯在具寮武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會并涇州搞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日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踈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根勘逐一且與辨明未消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辨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帥將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眾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

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千連人只稱有送官負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壯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錢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撫實其干連人當盛寒之月又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今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辨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干人當轉不聊生兼邊

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
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
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坐
享榮祿 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
可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
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齎去取問滕宗諒張元如
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重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
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
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
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一个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
次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
艱辛尚留馭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補一郡臣得經畫
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補補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府兵

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 陛
下不奪不疑况臣久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麗材
祇堪大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
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范仲淹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 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
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 國事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
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
酒食或加宴勞善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官有
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廩廩者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

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
札何獨 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瞻民兵一名歲
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
一十八人以上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
未思之甚也况今來遂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
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負並無宴犒之具雖條
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以舉行軍負各給錢一百
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
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
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變收買食物搔擾民戶殊
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啗物虧
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 聖慈速降指
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並

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况朝廷用武之際於此
事尤宜照管臣等又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山當
緘默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仲淹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
木米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勘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
西賊侵邊破蕩劫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
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水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
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
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勤
臣何以鑒戒情將如王信欽育寶有武勇堪任管軍亦
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 祖示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
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

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取將之術也又朝廷曾
降詔所關都虞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因
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
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
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
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
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
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
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
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
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陛下裁擇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琦

臣近聞虎長行武贊引見日官突告論本指揮使闕元

部轄嚴緊及將人口上京下軍頭司取責後並送開封
府勘鞠竊如本府勘得武贊各從杖一百定斷臣竊以
軍中之法最為嚴重苟從寬弛為言匪輕其武贊既陳
告部轄將校不公自有前論事之所及將辯訊又多誣
之際咫尺天威固非軍人論率如此國家屯置師旅
罔之辭蓋近年兵卒驕縱數負若鈐制稍嚴便即招拾
衆踰百萬一營只委將校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
小過於引見之際唐突論漸廢階級之制但務姑息以
獲罪必恐此後兵卒將校使其亡軀命而赴湯火必不
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誠宜於泰寧之辰深戒有司
能為陛下用也陛下為意者違犯者時以重法行
凡百軍旅之事常以訓誡部轄嚴峻兵士所怨求細事
之其將校苟非大過止因

以致其罪者亦當捨而不問所謂懲一卒而警萬衆去小慈而行大仁惟陛下

論減省冗費

韓琦

臣准勅以御史王素上言乙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上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元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二大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空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勸檢尋亦是多不古什在甚為播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上以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撫空入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法七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

不具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虛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來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奏臣復觀古先哲王興儉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

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內者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累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敝必能知知悉仍乞特降勅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發運使更更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勾當官員降官吏兵馬請請給則例自來已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石虛費可以減省者即具利害擘畫聞奏降下依勅定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入入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元起

請官吏即乞特行酬獎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論西夏請和 韓琦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元率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寒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

號令齊一隊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業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善宅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慮當軍行之時下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 太祖 太宗統關西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為晚耶契丹聞

國家深長之謀必開雁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大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命美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龐使三年寒下日勞月重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更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為 聖朝長久之慮

論時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寵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大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

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
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
夜泣血非直慟哭大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讐已
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
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
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
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
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
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
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
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
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
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源

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潛號背恩北連契丹
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
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
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
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
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繼遷驕抗殊未屈下
比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
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旦以金帛唱之待以不
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
書過數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隨甘誓約然
後驅大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望關輔當
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而鄙於藩臣專
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

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 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
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屬眾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
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
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 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
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莫
陛下下一寤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
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日違之哉
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
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
使良平復生為 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
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
輒書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
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可碎織夫之務中

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
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
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
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
簽書而去何暇疑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
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
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
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 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
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
悉廢近慢書之至略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
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
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
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

六曰收民心 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以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卒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為一保三等以下人為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煩致諸人窮搖人戶

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狀入馬迹申以憑 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之意絕相違矣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

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
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
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有願請
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
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
免捃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
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絀絹
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
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
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
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
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回
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井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

有逋欠官中不許
貸錢兼井者既有
官貸青苗錢則不
上方許次科催還
支給官本因而浸
費虛擾之事不敢
錢不過七十五至
不唯合於古制而
羨贏今諸方有糴
青苗錢指望三分
豈暇更卹貽民久
朝廷若謂陝西嘗
乃轉運司因軍儲
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
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
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
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
自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
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
其迷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
亦足收其
而提舉司更令住止蓋盡要散充
已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
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
而民以為便此
及時麥苗滋

盛矣見成孰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意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答詔問北虜地界

韓琦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竭日欲一得乞骸骨保此頽暮不意

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患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切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一張皇引慝為誠以是七十年前二邊之民各生安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為恤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視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

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
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
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
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
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
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即契丹壻也既恐關地
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
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
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與於界
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朔立隄防彰塞要路無
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
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君亦精而忽
然圍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

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
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重州郡
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海壕塹趙冀北京張貼之
功役者尤衆敵護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
率今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塚張盤前
後非一又諸處劫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
處期為戰車此皆眾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
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徒使
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
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衣物有令
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
預籍上戶車馬騾驢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
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為敵國設如此則

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
初示優蹇以探曠朝廷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
而與之實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
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
擾諸邊卒隨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
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
聖筭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
臣昔嘗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誣肆厚誣非 陛
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明其有未協人情
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功即問事繫國家安
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口口嘗切計始為
陛下謀者必曰 祖宗以來紀綱法度久率多因循苟簡
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預有富彊之術聚財積穀

寓兵於民則可以輟管四夷盡復唐之故 疆然後制作
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 所得之利復
以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
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
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
不過三十餘緡突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
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
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官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
且農民送納夏賦稅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
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
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
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
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

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
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
督責以刻為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
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
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
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中則所在不安
其職恐 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得四夷以興太平
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
者也此則為 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 陛下有堯之
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
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軍實貴可圖獻策
以干 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睦而慢其以 陛
下神聖文武若擇將巨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

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語且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只是
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
累朝眷遇之恩猶觀狂狷首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
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如煇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宋文鑑卷第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奏疏

辭樞密副使

富弼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論辨邪正

富弼

論邊事

賈昌朝

請繼上奏封

陳事理

文彥博

辭樞密副使

富弼

臣今月二十二日伏奉制命授臣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以臣在病假特差閣門祗候蓋自補齊語勅至臣私家臣不敢捧授即時已却令蓋自補齊回當日表叙述懇免未奉指揮問今日又蒙差降中使傳宣云此命是朝廷大用並不因人特出聖恩精選今臣須受者俯

伏聽命神魂驚喪便就死所未能酬報臣本無才術驟
忝榮近徒守愚直之性誤荷聖明之知尚以契丹渝約
無故造端遣使馳書有割地之請事起忽遽遣臣報
聘臣遂仗祖宗之靈慶稟陛下之聖謀再詣虜庭
復修前好然亦不免增重幣數無厭斂生民膏血之資
成國朝耻辱之事臣痛恨切骨慙無面顏初欲抗於
匈奴分毫不許又念彼既生隙必求用兵臣死節則至
死於國則無益遂且屈意勉彊就小商量止以遇倉卒
之禍故忍恥辱偷活幸望他時可以雪恥也臣自知所
幹此事只是且救目前奔突之患未是長久安寧之策
緣自如及末臣皆預聞臣每至北朝凡通和四十年
未嘗見者番漢官曰盡見之四十年兩朝人使諱而
不敢說者臣盡說之至於兩朝理亂興亡無不講貫兵

馬戰鬪無不校量以此臣所以盡見得契丹委實彊盛
奚嘗湯海堯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韃靼回鶻元昊盡
皆臣伏一一貢奉惟與中原一處為敵國而已兵馬略
集便得百萬需然餘力前古不如非是不敢南牧只是
不來爾來之則無以技撻臣所以謂未是長久安寧之
策者臣知其子細故也前史云百聞不如一見他人之
說皆出傳聞臣之所陳盡是目擊以此知臣之所說不
可不信也今來雖且通和他日未保無事則是臣向來
奉使不足為勞既不為功豈敢受賞所以去歲再三懇
辭樞密翰林二學士者是自知無功而不敢受也蒙
陛下察臣愚鄙特賜開許臣自此於是稍得安心矣
今者又蒙特出聖意非常拔擢臣始聞有命汗流浹背
前二學士與臣見守官職苦不相遠尚不敢當况樞府

之地號為大用以臣前懇所述豈可受之臣執性至愚
惟道為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
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
相隨以死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
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
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
來不可如責自如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
臣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
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況自去歲再通
和好後來議者便以謂無甚顧慮邊鄙戒備漸已廢
弛向知我懈怠必為他日不測之患臣所以日夜憂
懼寢食不遑見今在身官職尚恐他日不能保存况當
賞功之恩乎縱朝廷未暇為刷恥之計豈不憂異時之

患臣愚懼之說必為戒臣今所以不敢受賞者猶望人信
也臣若遂受其賞則人必謂使人既已受賞決無事矣
是臣冒榮祿朝廷之心他日變動故由臣而致也臣每
思及此尤願終身不立又爵賞伏望陛下思夷狄輕慢
中原之恥常懷讎雪之意坐新嘗膽不忘戒備內則脩
政今明賞罰辨別邪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
安輯疲廢崇建威武使二邊聞風自戢不敢內向縱有
侵犯疆塞不為深患此乃是宗社無窮之慶天下太平
之基也一使人不加濫賞豈足煩陛下丁寧之若是
乎今雖上違聖意不即拜命臣銜感恩遇已出萬死不
能報矣臣愚志已定乞更不差降中使深恐愈瀆聖聽
益重臣罪早來雖已具此懇盡附中使口奏訖猶慮有

所未悉臣為足膝瘡腫未任朝見不得親對天顏剖露
肝膽謹再具劄子奏聞特乞矜允臣不勝死生大幸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
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
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
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
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
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
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
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著朝廷
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慮恐
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

奏聞奉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

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

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

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

至南鄭門共六程臣見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

載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

當及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

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

於路中往來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

見之數悉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

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萊

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攜幼囊囊

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

得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
等處相等則下等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
人其餘五六分即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十中
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
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
甚如此離鄉士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
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貨家產只為災傷物貴存濟不
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越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
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暫來逐熟候彼
中無災復斛斗稍賤即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
斛或買粟田土稍有準備者亦有無準備望空來者大
約稍有準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
上遂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

謂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
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為詞不
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
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
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
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
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
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揜蓋之物遞相併合各
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及之戶也今既是貧下之
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
恐有傷和氣臣亦曾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
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
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無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

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
事並是臣親見親聞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
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府畏懼提轉提轉
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
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
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
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
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任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
其餘或與人家作家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
養飼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
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以救卹
得及

論辨邪正

富 窮

臣伏蒙聖造擢冠軍司雖步履尚艱稍
告踉蹌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堂今切
事頗紛紜固非筆墨可盡今日以一事
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
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
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
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能
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為疾矣
不和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
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雖
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當善則
怒擊乎人情之舒慘邪正變易胡廷之
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司也執
稽入觀屢得實
務欲伸報塞而
最大者仰塵天
是一體君者元
從論思者耳目
若具備方能成
成國者正如為
君之國一官不
肱心膂也國之
替萬機為國大
進賢退不肖善
盛衰是執政者
政不和則羣有

司安得而和哉。羣臣不和則萬務安
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
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必
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
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
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
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
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協心同德，于道。君臣相調，三公后皆
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
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
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
則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

得而治哉。萬務
則國家衰亂隨
求治且安，非天
旨和不可也。欲
政者乃朝廷教
不和也。尚書掌
紂有億兆夷人
康王曰：三公
當時聖賢此足
夫執政者和則
善然後行，下人
遂使天下蒙其
能致昇平而今

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
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
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
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
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故四
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
不自爭勝邪？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
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
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引
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疆自奉人，各
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為搖撼，彼此
忿逞私憾之讎，何郵公家之事？既行於
不肯稟從，論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

為右相周勃為
相推勃及平對
如平復推平為
能斷大事如晦
相者非用心至
慮如是之切而
則致時昇平使
不和則議事之
君前咸蓄不平
成乖戾互相厭
窺伺是非紛拏
下人不悅服而
則豈有不衰而

亂者乎其甚者至有晉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入關十六子者與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庭王室復弱矣信宗用鄭畋盧攜為相旌事推尚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議畋語為是攜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黃巢推尚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旌只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危為慮而信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搆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

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社為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効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一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虐禮口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

更張琴瑟操坊批繼馭人曰煉藥石設於方以為諭者或大
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
審其所擇也士人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
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
入曲直不相投以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
此而望議論以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邪
易泰卦君子道消則以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則以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眾則小人
時之否泰必無以兩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
必勝君子不以小人相交結互為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糅
小人以不勝則陰以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既勝
下歧萬轍眩或以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所以自古泰
則益復肆毒於

而治世少否而乱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
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乱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
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
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
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
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
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
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
人則民叛而天降灾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
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
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

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績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之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用於選求力辨邪正其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慎歟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

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姦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江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生老朽立見敗事况夫四海至廣萬機

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勞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論邊事

賈昌朝

太祖物有天下肇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治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難拍跡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

之將取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大甚之
故也且親舊恩倖任軍職者出即為將帥素不曉兵一
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為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
之故也臣以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刺史
以上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
皆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敵之端也
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一
曰取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取將帥以賞罰取上卒故
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
太祖御講武殿璽幄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
禦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貂裘暖幄遣中使馳賜全
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祿討江南召彬
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劍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之以威也人之每命將
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坐帛巨萬
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蓋承前一作用例至舉
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
自總管而下鈐鈐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
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矣雖有主將不專號
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惠捨其小
節責以大效爵賞具威刑皆得便宜從事編裨而下有不
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權賦稅供軍庫之物使皆得
用之 太祖雖峻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
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此所謂馭將之道
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疆壯陝西弓箭手之類
蓋土兵遺法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糲食好

取善射自古禦寇却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疆壯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黠混渾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 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營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惰無勇此殆表不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負謂之落權正授雖未也即易此制即

不必一例使為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有少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不通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陳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接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士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此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彰巨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國之患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

也宜度西域諸國如沙州喃廝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今為二虜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憾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為疆虜脅從而塞上諸壘蕃部既壞土亦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路緣邊知州軍比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如河東折氏高之北庶可為吾藩籬之固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茅慮無其審謹此也 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向繼

虜隔絕可為備備則邊垂之屏地朝廷恩州魏馬孤令陝西諸略務在招以為酋帥其六曰明戰則有前南馬仁瑒筠鎮棗州

郭進控西山武守琪 成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 馮繼業鎮靈武筦權之利悉輔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許募勇士以為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養死力為間謀夷狄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過錢數千略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八苗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監 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取也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 彥博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

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峯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奈峯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遇恩而況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真所謂素飡尸祿齷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

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力撫衆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脩立性明悟者任以侍內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為至當臣每侍丹衷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為切務推誠納諫為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相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

間或蹇訥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對細陳理道上裨眷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宋文鑑卷第四十五

宋文鑑卷第四十六

奏疏

論官官養子

吳及

論宋庠

包拯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脩

論杜韓范富

歐陽脩

論狄青

歐陽脩

論賈昌朝

歐陽脩

論修河

歐陽脩

論日曆

歐陽脩

論包拯除三司使

吳及

論官官養子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不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仁

之主為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効愚衷惟 陛下幸
於赦臣以畢其說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
使終身不息以至履踐踴貴有臯者醜刑罰之濫延如
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為善
其道無由詰於四方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
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
人景帝益寬之僅有存者 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
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
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寓元元如
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 淪於骨髓矣 陛下至明如日
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 惻民隱何嘗不申飭羣吏親視
庶獄而疑讞屢報無不 家生歷代用刑未嘗如 本朝
之清宜乎天報之佳瑞 錫之以純嘏 陛下方當隆盛

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為
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草
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况乎肖方圓之
貌稟精粹之靈乎夫其意者官官太眾而 陛下未
寤也何則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
之世今 陛下不以為意使官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
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
死者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
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
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
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 祖宗近事較之 陛下
試觀 祖宗時官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眾寡之差
不待臣言而 陛下可見臣愚以謂胎如傷風鳳凰未

至官官盛而繼嗣未育伏望 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
潛發德音詔巖廊大臣詳為條禁進獻為官官者一切
權罷敢有擅宮童稚實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
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它務之過也
陛下若令官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
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
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
下率三二歲未能補更至於出妻鬻子嗟然道途和氣
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牟負闕所致今既罷去進
獻絕領佗務姑可計養子得以為後但勿去其世耳於
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 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
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
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

陛下留意不勝中外幸甚干冒虜衣隕越無地

論宋庠

包

拯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 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
等事臣等蒙 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
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 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
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計膠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
等之職分亦 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
黑為白惑亂 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
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 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
於二月二十三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
七年殊無建明少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殫安
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解之際 陛下降詔未及斷
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耻之甚也今乃

自辨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 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世至于 祖宗之廟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為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終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當時羅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于 祖宗朝罷免范曾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之為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據拾細故託以為名坦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

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以 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 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備以臣等為謗讟時 幸敢肆狂在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 埃命之至

論燕度勸滕宗諒事張皇六過

歐陽脩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自賊吳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音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傳聞燕度勸鞠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鄆州諸縣枷械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然自秋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勸鞠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蚤正絕則恐

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士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况在慶州日見蹙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答報况又編作書告朝廷大臣意欲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况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搖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特有論奏乞早勘鞠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唯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上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暇疴只恐勘官希望

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撥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支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便從官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於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况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論杜韓范宣田

歐陽脩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

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
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
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
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
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
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
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
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
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 陛
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
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
純正而所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
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

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
舟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
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
著 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
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一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
以此而言而見杜衍等直何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
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為 矣夫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
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
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
權之臣必貪名位自 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
讓至五六 陛下亦五六 命學士兩
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 陛下用

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
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
別有為陛下見其作事
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
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
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
瀆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
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
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
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
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
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
國朝累遣大臣况自中
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
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
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
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
及一月方敢略條故事仲
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
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鈍
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
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
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
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
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

放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
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
陛下慎取雖深但以邊
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
言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准
思雪耻公山傍海不憚勤勞
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
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
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
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
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
以為陛下惜也伏惟陛下
去之際因禮各優今仲淹四
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
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
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

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說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一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 陛下擇之

論狄青

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取
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
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誦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
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人能聽而用之則
銷患於未萌轉禍而來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
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
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

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一不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閭巷
道路而獨不以告 陛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
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且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
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
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
今三四年間雖未具其所以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
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自小人而有黥文樂其同類見
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口何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
又青之事勢實過於人以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
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亦不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
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開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
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人方願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
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方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

如此等事便謂湏是我曰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
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不能備及於人但小人易為善
誘所謂一人吠形百犬吠聲豈皆然喜其稱說且武
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世世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
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之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
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
禍者矣為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正浮議而青亦
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本小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議
或言且官有火先道路備以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
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一莽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
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多矣泚雖自取族
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
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

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
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
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加外人眾論則謂青之用
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
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
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
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
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
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山嶽如一事權既去而流
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
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
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以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
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

歐陽脩

臣備伏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論以涕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以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政府屢言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長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難也臣以為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仕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為進用矣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且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官官宮女左

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官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官豎與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官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官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

乎聖人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慮近歲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可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及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使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遂得傾害善人壞亂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願聖總抑左右陰薦之言禁縉紳公議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之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修河

歐陽修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三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言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一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眾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

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
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為
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
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
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
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
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
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
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
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害愈大則豈有不回
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貴知
利害權重輕又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
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

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
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
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
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
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
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
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
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
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
者其患一而運塞商明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
以回今河者其患三亦為害無涯目河決橫壠以來大
名金隄埽歲增治及商明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
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塞壠河之策未嘗留意

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不事其患併力於恩冀之
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入害所謂其患一者
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决處此一患而
遷者也今欲塞高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
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
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决此二患而速
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
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
鎮計其功費又大淤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
勝計此一患也幸而一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廣
擇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
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
產河北一路坐見貧瘠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

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艱澁則上流必决此
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也者今爲國悞計者本欲除
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
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决今復驅而注之
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掃不可卒修卒
修之雖成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
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
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
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
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
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
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
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副使及恩冀州官吏相度

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此河水天
災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
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
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日曆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
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
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
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
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近年
以來負具而職發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
事關大體者以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
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

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撰修纂然聖君言動有
所宣諭臣下奏議事聞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
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
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
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
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
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
故纂錄者常務追修一系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
至於事在日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
及之若不幸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求無舉職之時使
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
復稱臣始終一宗事雖百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
述以修撰後時追求不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

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其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且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自解見並源考，駁事實，其餘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農智高文，李博等敗一作破王則之類，其賤某職者，坐某罪如昨，李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日近，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負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有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探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俟諸司供報齊足，修之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

相親至史院點檢收修撰官紀錄事，亦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脩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淳厚治道之亓隆在乎用

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
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從尊勵其媿薄夫所謂名節
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
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
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
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
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 陛
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
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
執節守義堅讓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
拯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
少與問朝廷事雖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
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是不足恠若乃嫌疑之

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
自至中書詔責宰相指咄前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
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宥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
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
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
任此所謂躐由奪牛豈復無過而拯整冠納履當避可
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
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
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 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
恭謹靜默為賢及其弊也一官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
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 陛下奮然 陛下奮然感悟思
慮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感悟思
董其弊進用三數大臣 陛下奮然感悟思慮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

置諫官之負寵用言事一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
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以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
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云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
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
幾惑上聽上賴 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
徇國非為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
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一年間臺諫之選累得謏言之
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奸佞俾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
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 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
朝廷補助之効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
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重尹之臣而政事無巨細亦惟言
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三路口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
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必似於激許逐人之位似於傾

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
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
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
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
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
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
以風天下以廢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
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
以覲得相習而成風俗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
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
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
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
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

於鄉里晚彰直節著於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執
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
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
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
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
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
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宋文鑑卷第四十六

